

責任編輯：周文超

2018年2月17日 星期六

村村有歌王 寨寨有歌墟 三姐山歌 壯鄉傳韻

壯族善歌，凡有壯族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山歌，田間地頭、晚間勞作之餘及紅白喜事上，總能聽到悠揚的山歌，各種大小節日，更是少不了山歌助興，因此壯鄉自古以來素有“歌海”盛譽。廣西山歌與活躍在村村寨寨的“歌王”密不可分，正因為他們的熱愛與執着，廣西山歌至今依然縈山繞水，世代傳唱不衰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曉峰 廣西報道

“壯家山歌我愛唱，我和三姐是鄰鄉，若問我是哪一個，愛唱山歌謝慶良。請唱山歌我最愛，出門山歌把山開，今天在家我也唱，歡迎遠方貴客來。”

廣西宜州，是壯族歌仙劉三姐的故鄉，素稱“三姐故里，宜人之州”。從宜州市郊東行10餘里，有一個叫大歌的小村子，青翠竹林遮掩着一家家農戶。在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，水泥地上還晾曬着新收的稻穀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“劉三姐歌謠”核心傳承人、65歲的廣西歌王謝慶良面對記者的問候，即刻用一段山歌介紹了自己。實際上，很多壯族山歌音頻教學資料均來源於謝歌王的聲音。

廣西歌成海 “三姐親口傳”

宜州是最具劉三姐歌謠特色的地區，寨子裡人人愛山歌，村村有歌王，到處是三姐婉轉的歌聲。宜州幾乎是逢節必歌，一到節日，鄉鄉有歌會，寨寨有歌墟。

來到謝慶良家時，他正在教5個小孩子唱山歌，在他的鼓勵和示範下，5個小學生用稚嫩的童音，給記者唱了一段：“萬里藍天飄彩霞，我們幾個把歌唱，歡迎記者來我家”。

謝慶良說，壯族是一個愛唱歌的民族。壯族

人無論男女，從四五歲就開始學唱山歌，無論下地種田，上山砍柴，婚喪嫁娶，逢年過節或青年男女間的社交戀愛等，都用山歌來表達情意。

提到壯族山歌，不得不提到劉三姐，“如今廣西成歌海，都是三姐親口傳”，劉三姐被廣西民間視為“歌仙”。劉三姐歌謠大體分為生活歌、生產歌、愛情歌、儀式歌、謎語歌、故事歌及創世古歌七大類，它具有以歌代言的詩性特點和鮮明的民族性，傳承比較完整，歌謠種類豐富多樣，傳播廣泛。

對唱生情愫 陌生變愛妻

“春天茶葉香又香，茶山一片好風光，自己種來自己採，甜滿心頭香滿筐”就是一首生產歌，表現了壯族人民知足常樂、豁達樂觀的生活態度，體現了人物內心的和諧。

以愛情歌為例，謝慶良即興唱了一曲自己創作的山歌：“妹是天上的雲吶，哥是地上的苗；妹是山中的樹吶，哥是那樹上的鳥，苗望雲化雨，鳥望樹常綠，哥望妹常伴吶，恩愛兩相依，苗望雨，哥望妹，鳥望樹常綠……”，山歌對愛情的表達明白曉暢而又蘊藉含蓄。

謝慶良說，他和妻子也是“依歌擇配”。17歲時謝慶良跟一個大男孩去和村東頭的姑娘們對山歌，結果大男孩一個人跑了，留下謝慶良一個

人和姑娘們對山歌。一來一往，日久生情。“想妹隔水又隔山，是鳥難飛千重嶺，是魚難上九重山，山路石板走成槽……”說到這裡，歌王忍不住即興又來了一段山歌。

30秒編歌詞 即興成絕活

想唱好山歌，除了唱腔圓潤自然、唱功深厚外，還必須擅於根據現場場景即興作詞。“唱山歌最大的魅力是急智，是即興編詞。”謝慶良說，僅僅了解曲調不夠，對歌的難點在於永遠無法預測對方會唱什麼，要有即興編對答的能力。

謝慶良花了大量時間來琢磨並積極實踐，向老輩請教領悟作詞的訣竅，常常模擬場景練習作詞，還通過閱讀與關注新聞培養語感。村裡的婚嫁迎娶他也都厚着臉皮去唱，只要有機會就投入到比賽中。

不斷努力之下，謝慶良練出了分秒間甚至30秒內接詞的快速編歌能力，在多個比賽中嶄露頭角。謝慶良說，在廣西，曲調最多的是宜州，每個鄉都有自己的曲調，有的一個鄉鎮都有好幾個曲調，日東平調，三板調，不同種類的山歌，都有不同的編詞方法，對歌時思維要沉醉在山歌裡，一般想好前兩句就開始唱，邊唱邊琢磨後面兩句的內容，時間長了，就漸漸地掌握了這種功夫。



歌王謝慶良和他的徒弟。
香港文匯報
記者朱曉峰 攝

傳承人： “好聲音”不該“斷層”

歌王謝慶良對山歌進行了改進，自創符合時代、比較歡快的四種曲調：東屏調、同表調、裡賴囉（壯語諧音，好多多之意）、歌王腔，並創新很多山歌歌詞，得到很多歌手的歡迎，到處傳唱。

但謝慶良也有憂慮，“年輕人現在愛看電視、玩手機、網絡遊戲，如今能靜心學習山歌的人並不多，而比較活躍的歌者，年齡普遍偏大。”他說，曾義務到劉三姐鄉中小學教山歌，在音樂課上搞活動唱山歌，但家長說影響孩子學習不同意。傳統的山歌文化要傳承，這樣的“好聲音”不應該“斷層”。

“現在我最擔憂的是，唱山歌的青年人太少了，想找個接班人都難。”謝慶良說，現在沒有一個完善的培育山歌人才的激勵機制，長此下去，恐怕山歌會“斷層”。因為娛樂方式多樣化，现在的青年已經很少唱山歌。

謝慶良說，山歌多用比喻的方法，聽起來委婉動聽，但表達起來有點累，現在青年人寧可用“我愛你”這樣直截了當的語言，山歌連情的動力消失了，也體會不到唱山歌的樂趣，愈是接近城市的地方，山歌的力量就愈弱。此外，許多年輕人認為，學唱山歌費勁不賺錢，還不如出門打工。

宜州區文化館館長鍾聲指出，山歌推廣確實面臨一些挑戰，尤其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加入，目前政府開始在校園展開推廣活動，邀請一些實力歌王去校園免費教學，培養孩子們唱山歌的愛好。還開辦了山歌、彩調培訓班，舉辦銅鼓山歌藝術節，在酒店、旅遊等行業中進行山歌培訓，讓宜州成為會唱歌的城市。

“身為劉三姐歌謠傳承人，我有義務讓我們民族的文化傳承下來。”謝慶良說。現在下覓河一帶的劉三姐鄉、祥貝鄉部分小學開設了山歌興趣班，以培育小山歌手。



歌王謝慶良和他的徒弟們
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朱曉峰 攝

“山歌是生活 生活是山歌”

在謝慶良的山歌裡，很多極其巧妙而貼切的比喻，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。他說，山歌常用民間生活語言編唱，一般不太文學化。電影《劉三姐》中農民取笑秀才唱歌，不是說他們看不起讀書人，而是覺得讀書人用高雅的詩書來唱山歌，顯得滑稽可笑。

謝慶良說，山歌為什麼受老百姓歡迎？是因為它通俗易懂，是生活化的。生孩子，滿月酒，婚慶等各種紅白喜事唱山歌，比如“雄雞一叫太陽升，今天來客喜吟吟，恭喜主家得千金，世上難逢我家逢”，甚至生活中的調侃逗趣也唱成山歌，比如“吃共盆，睡共窩，你又比我肥幾多，如果兩人來過秤，我還比你多隻腳”，這樣生活化的語言，誰都聽得懂。

但是，通俗的山歌其實很有底蘊，坊間流傳的歌詞曲調不同的山歌何止萬千，愈研

究，愈收集，愈覺得有趣。“山歌是最純粹的歌唱，它沒有太多修飾，就是一種情感的表達，真誠動人，你仔細聆聽就會發現，它能戳中你心靈的那個點，讓你真正放鬆下來。”

奪得歌王桂冠20年，謝慶良依然住在鄉下，守着幾塊田地，沒有什麼錢，但有山歌作伴，一切都顯得那麼富足。他唱山歌，從不計較是否獲獎，也不管這場歌賽是準備要給誰封王。記者看到，一大堆的各類獎狀、證書，就這樣隨意擺放在家中，他只是想把山歌最精彩的部分，盡情演繹出來，這就足夠了。

在歌王看來，山歌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山歌。離開了生活，山歌就死了。山歌通俗易懂，又有藝術，就是壯族民間的音樂《詩經》，希望更多的人愛山歌，唱山歌。